

母土

里朗／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ISBN 7-5006-4027-7



9 787500 640271 >

ISBN 7-5006-4027-7/I·869
定价:22.00元

母

土

里 朗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土/里朗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0

ISBN 7-5006-4027-7

I. 母… II. 里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2079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13.75 印张 2 插页 310 千字

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6,000 册 定价 22.00

驯鹿的脖子。那只身似驴非驴，头似马非马，角似鹿非鹿，蹄似牛非牛的四不像驯鹿，就冲牛卵“咳咳”叫了两声。

天灰蒙蒙的，罩上个灰布袋似的。许多光亮从破绽处躲躲闪闪地撒漏出来。

月亮比平日瘦俏了许多，惨白个脸子，就那么凌空悬着，像个候着情人的小寡妇。

月很寂寞，夜也很寂寞。

屋檐上，那排竹竿子般的冰溜齐刷刷地垂悬而下，自上而下把屋檐与地皮连在了一处。北大荒的冬季里，哪个屋檐下都有这种栅栏般的冰溜点缀着，偶尔，你举起掏火棍冲那片幽亮捣去，稀里哗啦的脆响中，亮晃晃的冰溜折了断了，屋檐就豁牙断齿地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破败。可没几日，那些残缺不全的冰溜就又不自觉地粗硕起来，很有种生生不息的意思了。

灶膛里，炉火劈里啪啦疯得火爆。

牛卵又捧回一些木样子。吟子不咸不淡扯过两块续进去。样子“滋滋啦啦”挤出些眼泪样的水珠，很快红红火火烧起来。

吟子津津有味地嚼着炒苞米。吟子雪白的牙齿嚼着黄灿灿的苞米粒，咯嘣咯嘣的迸裂声溶进劈劈啪啪的烧干柴声，屋子里就有炒苞米和松脂的浓浓香气悄然弥漫。牛卵来来去去忙着。牛卵再抱着样子进屋时，吟子沉着脸说，“柴垛搬屋里来得了。”牛卵就袖起手讪讪而立，火光中，鼻尖下那汪清鼻涕油光闪亮。牛卵无所适从的转磨会儿，才醒过神儿，人都走光了，自己该回了。牛卵郁郁地迈出门坎。

“没眼高低。”吟子匆匆直起腰，嘴角闪出一抹微笑。

吟子“砰”地一声关上门。沉闷的门声如逃出门外的大鸟，

忽闪起翅膀扑向夜的远方。吟子瞄了眼炕上昏睡的陌生男人，三下两下拴上门闩，一颗心活兔子似的东窜西撞。吟子第一眼瞄见这个从雪地里拉回的男人时，心也是这么狂乱的。好在那时人人都在忙着弄醒那个冻昏的男人，没谁在意吟子的心跳。

屋子很热。火热的炕头空荡着，男人躺在不凉不热温乎乎的火炕梢。吟子从炕柜里扯出那床锦缎被，一股浓浓的樟木味从东屋一直弥漫到西屋。这人是干啥的？反正不是土匪。吟子抖开簇新的被子，压在男人身上的麻花被上，一片灿烂的大红鲜亮了一面墙，沉睡的男人脸上也辉映出一抹淡淡红晕。

吟子盯着那张沉睡的脸忧心忡忡。

昏迷中的男人显得很可怜。塌陷的脸上，一片浓密的胡茬。太阳穴那儿，青筋蚯蚓似的蠕蠕拱动。一脸婴儿般的无依无助。这么个缓法咋个能醒？哥说了能醒就一准能醒。哥是方圆几百里出名的郎中。

男人突然动了动，疲惫不堪地呻吟了两声。男人含混地梦呓了几句，又沉沉地睡去。吟子十分失望。他能死么？不行，还是用身子捂捂他吧。吟子猛地冲动起来，吟子为自己的想法和冲动大吃一惊。

吟子刚掀开那床麻花被子，男人胯间那蓬浓密的毛丛就晃进眼。吟子猝不及防地一个愣怔，浑身忽地燥热起来，就想起沼泽地中长满苔草的塔头墩。吟子定定神，又瞄了眼，不由产生了探究那片毛丛的欲望。“张狂。”吟子咬咬嘴唇，闪开了目光。

吟子惴惴不安地脱起衣服，她脱得很慌张。吟子褪下身上最后一件衣物时，匆匆扫了自己一眼，就瞄见了自己身上那蓬毛丛。一种沉甸甸的心绪油然而生，自己成人了。这心绪让吟子沉重也让她兴奋不已。

吟子钻进被窝时,浑身陡地鼓起层密实实的鸡皮疙瘩,吟子就想起雨后林子里拱出来的厚墩墩鲜嫩的小蘑菇。小蘑菇密匝匝一片连着一片,筐盛篓装永远也采不尽摘不完。吟子如同抱起背篓把男人拥进怀中。

突如其来的寒冷,平息了所有的心绪。吟子一阵眩晕,彻头彻尾地颤抖起来,一股冷浸刀子般缓缓游刃,从心窝到头顶周而复始地游移。吟子体味着冰冷漫过肌肤时的切割,每一个毛孔都惶恐地闭起。吟子索性一动不动,就那么伏在男人身上。

天爷,这么凉。幸亏这么个捂法,不介,哪辈子能醒?可是,可是什么呢?吟子不明白,自己怎么为个素不相识的男人牵肠挂肚,咋就把摸都不舍得摸的被子盖在个男人身上,结婚的被子也是乱用的?吟子一时糊涂起来。

吟子更尽心尽意地捂起男人,她大张开自己,却无法完全包裹起男人。那堆茂密的毛丛正贴在她的腹上。

男人这东西怕不怕挤压呢?吟子思索起来。从古到今的故事里似乎都没提起过。吟子直起身,一时很惶惑。吟子就瞄见了伏在毛丛中的龟脖子样的物件。

那么丑个东西有啥好的,吟子这么想。一只手还是不由自主地伸出去。吟子的手劲儿很轻,只那么胡乱摩挲了一下。“下作。”吟子掐了掐适才幸福了一下的那只手。那物是筋还是肉的?反正不是骨头的。吟子兀自乐了。

后来,吟子把那堆龟脖子塞到自己的胯下。

吟子想可以心安理得地捂这男人了,却又开始了几度眩晕的颤抖。吟子明白这都是胯下那个龟脖子闹的。吟子按捺着心跳,心说,这是怎么了?十回就从没叫人心跳过。十回总让她有种老姐姐的心情。一想十回,吟子就心口发沉。十回她见过,没

什么好,也没什么不好,平平常常一个半大孩子。十回足足小她三岁。女大三抱金砖,从小就听人这么说。

男人是在吟子想到十回时张开胳膊的,男人的胳膊很沉,出其不意就把吟子搂进了怀中。吟子一惊,以为自己晕死过去了。后来,吟子明白,晕过去的不是自己,是那个没完全苏醒过来的男人。吟子心说,该出去了,这男人快醒了。胯下,那龟脖子就蹶蹶动了动。吟子觉出那物件悄然膨胀的蠕动。吟子扭了扭身子,却没挣出男人的怀抱。男人畅快地动作起来。吟子说,“天爷!”惊惶得不知所措。男人却猛地松开怀抱。男人睁开了眼。两人一同僵在了那儿。

吟子别扭地半卧半跪着。两人像两条刚刚爬上岸的大白鱼。

沉寂中,吟子尽可能弯曲两腿,试图掩住那片浓密的方寸,吟子甚至幻想起那种两手抱肩的姿势。吟子却无法动作,两人的距离太近,彼此能觉出对方温热的呼吸吹拂在脸上,以及狂乱鼓点般的怦怦心跳。吟子一动没动,任那白花花的胸脯灿烂出一片炫目的温暖。

静默中,两人都感到了对峙中的那种强烈吸引。

“你叫什么?”他的声音干涩而嘶哑,极像个刚刚结束的冗长模糊的梦。

“吟子,那吟子。”

一问一答的对话不很重要,这似乎只是一种摆脱尴尬的借口。

“凉吧?你捂醒了我。”男人的喉咙上下滑动了几下。

“喔。”吟子醒过了腔。两人还圈在一个被窝里呢。吟子大赦般站起身,男人眼前就扯起一道炫目的彩虹。吟子晃了晃又

缩回被窝。男人仍沉浸在那种美妙的眩晕中。吟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无所适从。男人“哦”了一声，恍然大悟。男人探身扯过吟子的衣服，笑纹里露出一丝顽皮和感激。

窗外，飞雪飘逸。

远处，隐隐约约的风雪声，极像一道古老的歌谣在子夜的静寂中孤独地飘荡。

“来，拔两罐驱驱寒气。”吟子扯起被角。

“算了。”男人为难地咧咧嘴。

“管用。”

“光着呢。”男人狡黠地笑了笑。

“你光身子，俺贴了个遍。”吟子麻搭下眼皮，把撕成的纸条塞进玻璃罐子里。

男人下意识地望了望窗外。

“半夜三更，鬼都没一个。”吟子在他心口窝摩挲了几下，划了火点燃了那些纸条，玻璃罐子就扣在男人胸前，男人回味着指头滑过皮肤的柔软滑润。吟子敲了敲罐子。一下下，直敲到心上一般。

“你叫啥名？”

“沈川。”

“这算个啥名儿？”吟子笑了。吟子知道自己的笑好看，知道这个男人稀罕看自己。吟子就又笑，吟子笑得很坦然。

吟子扯出一捆线麻，搭在炕前的幔帐杆上，吟子身边就有一道浊色的瀑布由上到下的飘悬。吟子伸手一顿，扯下细细的一缕，细麻就被续在接头上。拨浪锤是兽骨做的，凭空坠吊在麻绳上，那个纺好的麻绳团让吟子夹在了腋下，吟子用劲儿一旋，拨浪锤陀螺似的滴溜溜转，麻花劲儿扭扭曲曲盘在了线麻上。

沈川的目光随了拨浪锤转。沈川说，“来吧，进来吧，进这里来纺，这里热。”沈川张胳膊撑开了被子，极似张开翅膀的大鸟。“进来呀。”吟子迟疑了一下，小鸟依人地钻进了被子。

吟子不会盘腿大坐。吟子把两脚垫在屁股下半跪半坐。沈川说，“你怎么没裹小脚？”“裹了，嫌痛又放开了。”吟子把两脚往里缩了缩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沈川盯着吟子的脸。心想，乡下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人呢？简直不可思议。沈川的目光温柔而动情。

“乌拉草沟。”

“乌拉草沟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乌拉草沟就是乌拉草沟呗。”

“我是说这儿归哪儿管辖。”

“这哪儿也不归。”

“哪儿也不归？”沈川“嘿嘿”乐了。“咱民国还有这么个地方？”

“不信拉倒。”吟子不再出声。这个人咋这么别扭呢？话说得明明白白咋就听不明白，城里人就怪。

“那，这儿谁是官？什么县长村长啦。”

“这儿只老族爷一个说了算。”吟子有些胆怯，不知这话是不是又有错。沈川真的疑惑起来。沈川环视起房间，沈川的目光落在墙上挂着的老式单筒猎枪上。

“真的，汉人鄂伦春人大事儿都找老族爷。不过，老族爷也总问俺哥拿谱儿。”

“你哥？”

“他是郎中，人叫他那先生。牛卵弄回你，就是俺哥支巴人折腾你的，又是雪搓又是灌药，不叫他，你早变成狼粪了。”

“鄂伦春人？那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满族啊，正宗旗人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这是北大荒地界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“你家在哪儿？”

“奉天。”

“奉天？怪新鲜的。”

吟子头一回听见这么个怪地名儿，奉天。沈川那些梦幻般的经历，吟子听了也直以为是传说中的故事。吟子不信沈川让土匪劫后竟同土匪生活了两个月。这么个阔家少爷咋受得了那些罪？咋又能独自逃下山？人也是啊，只有享不了的福，没有遭不了的罪。吟子就张开指头贴肉皮一撬，有了缝隙的罐子夹住尾巴老鼠似的“吱吱”叫，吟子又用了劲，猛地拔下了罐子。

一个乌紫的圆印凸在了沈川的心窝。吟子白嫩的指头沿着紫痕游动，吟子揉得很细致，仿佛想揉平那片痕迹，揉了几下，吟子不动了，沈川握住了吟子的手。“别揉了。”沈川悄声地这么说。

一片柔情似阳光包容起吟子。阳光很温暖，阳光吻遍了吟子的每一寸肌肤。后来，阳光燃烧到耳轮上时，吟子听见柔声柔气的一句，“给我吧，吟子。”吟子就白雪般地溶化了，化成了一摊柔水。

一条光滑的鱼欢畅地潜入了。吟子惊叫了一声。吟子的叫声很短促，如同很快消失的阵痛。从女孩到女人很短暂，只需短短的一瞬。从女孩儿到女人又是那么漫长，足足要等待十几二十几年。那么男人呢？男人与男人有什么区别？一样的都是相

原 书 缺 页

去。院里，突然响起了咳嗽声，那是长工脊脸子在牲口棚那儿弄出来的声响，咳嗽声搅乱了刚刚膨胀起来的激情，老爷子松塌地爬下身。

脊脸子压低嗓门“哦哦”地吆喝骡子，稀里哗啦的绑鞍子套车以及骡子带着水泡“嘟噜噜”的喷嚏声，让二太太心情坏到了极点。二太太忽地一下坐起来。“咋不行了？给那个骚货留着呢是吧？”二太太压抑着那分歇斯底里。

老爷斜睨了二太太一眼，没言语，专心致志地抽起烟。一个汉白玉烟嘴让他咂得吧嗒吧嗒响，辛辣的烟雾夹杂着炕上一团浓郁的淫气，老爷子一并咽进了肚子里。

“接戏班子？不就冲着那个骚戏子？当谁都傻。”

“扯犊子！”

“狗蹦子，下三烂！当宝呢。”

“你有完没完？”

“接来唱戏算啥？娶回来呀？省着抓心挠肝的？”

“娶回来？这可是你说的。”

“娶呀？给她腾地方。她前脚进门，俺后脚上吊。”

“跟我要埋汰？”

“谁敢呐！俺是短命鬼。卦先生说的，这是俺的命。”

“你就闹腾吧。”

“本来嘛，你不巴望着我死？早死早利索。”

“愿死死去，谁没拦你。”

“当俺吓唬你呀？好！你个没良心的，有你肠子悔青的时候……”

二太太抹把口角的白沫，呜呜啍啍哭起来。二太太肥白的指头不断地拧出鼻涕，胡乱地甩在墙上，一双肿眼泡愈发地红肿

公鸡此起彼伏的一阵啼叫后,天彻底地亮了。坐在炕上望窗外,树梢高过屋脊钻上了云层,树身又有窗下那截墙挡着,罩在窗棂上的是那株老树最热闹的中段一截,纵横交错的枝枝丫丫盘环出蓬蓬勃勃的一片茂盛。那个精致的雀窝边,打食归来的老雀正在喂雏,探出巢边的干草,已由嫩黄变成了浅赭,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,冷眼一看,硕大个猴头蘑一般。但那蓬蓬松松的草棘针芒,仍让人觉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鹞鹰目中无人地盘旋着,悠然自得。一会儿大动作忽闪起翅膀升腾,一会儿舒张着穿过炊烟俯冲滑翔。后来,鹞鹰站在王家大树上,发出干涩苍凉的一阵阵叫声。

二太太的哭声戛然而止,愣怔了一瞬,得到某种不祥启示般哭得更凶了。这次她没有嚎啕大哭,只是那么悄悄地流泪。二太太的眼泪流得很快很急。

“还不打死它,死人呐!”二太太吼得气急败坏。十回慌忙扯开弹弓。鹞鹰飘下一缕羽毛张皇飞向了远处。一片阴影连同那片飘坠的羽毛落在了王家。

一整天,大太太混沌的目光中就有了许多内容。

早饭,照例端到了大太太房里。二太太过门后,大太太就未沾过饭厅的桌边。从那时起,六回就一日三餐陪着母亲。

二太太没出来吃饭。老爷子也索然无味吃得很勉强。老爷子草草吃几口,就放下了筷子。听见清嗓子的几声咳嗽,六回匆忙扒拉几口饭,取了算盘笔砚钱袋子,随了老爷子去前厅。钱袋坠在指头间,光洋们互不相让地碰撞起来,好听的金属声一路叮叮当当跟到前厅。

腊月二十八,王家大院最热闹的一天,也是佃农盼望已久的日子。这一天,结算工钱,雇工们一律放假,东家摆席设宴。

公鸡此起彼伏的一阵啼叫后，天彻底地亮了。坐在炕上望窗外，树梢高过屋脊钻上了云层，树身又有窗下那截墙挡着，罩在窗棂上的是那株老树最热闹的中间一截，纵横交错的枝枝丫丫盘环出蓬蓬勃勃的一片茂盛。那个精致的雀窝边，打食归来的老雀正在喂雏，探出巢边的干草，已由嫩黄变成了浅赭，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冷眼一看，硕大个猴头蘑一般。但那蓬蓬松松的草棘针芒，仍让人觉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鹞鹰目中无人地盘旋着，悠然自得。一会儿大动作忽闪起翅膀升腾，一会儿舒张着穿过炊烟俯冲滑翔。后来，鹞鹰站在王家大树上，发出干涩苍凉的一阵阵叫声。

二太太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愣怔了一瞬，得到某种不祥启示般哭得更凶了。这次她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那么悄悄地流泪。二太太的眼泪流得很快很急。

“还不打死它，死人呐！”二太太吼得气急败坏。十回慌忙扯开弹弓。鹞鹰飘下一缕羽毛张皇飞向了远处。一片阴影连同那片飘坠的羽毛落在了王家。

一整天，大太太混沌的目光中就有了许多内容。

早饭，照例端到了大太太房里。二太太过门后，大太太就未沾过饭厅的桌边。从那时起，六回就一日三餐陪着母亲。

二太太没出来吃饭。老爷子也索然无味吃得很勉强。老爷子草草吃几口，就放下了筷子。听见清嗓子的几声咳嗽，六回匆忙扒拉几口饭，取了算盘笔砚钱袋子，随了老爷子去前厅。钱袋坠在指头间，光洋们互不相让地碰撞起来，好听的金属声一路叮叮当当跟到前厅。

腊月二十八，王家大院最热闹的一天，也是个农盼望已久的日子。这一天，结算工钱，雇工们一律放假，东家摆席设宴。

公鸡此起彼伏的一阵啼叫后，天彻底地亮了。坐在炕上望窗外，树梢高过屋脊钻上了云层，树身又有窗下那截墙挡着，罩在窗棂上的是那株老树最热闹的中间一截，纵横交错的枝枝丫丫盘环出蓬蓬勃勃的一片茂盛。那个精致的雀窝边，打食归来的老雀正在喂雏，探出巢边的干草，已由嫩黄变成了浅赭，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雪，冷眼一看，硕大个猴头蘑一般。但那蓬蓬松松的草棘针芒，仍让人觉得那是一个温暖的家。

鹞鹰目中无人地盘旋着，悠然自得。一会儿大动作忽闪起翅膀升腾，一会儿舒张着穿过炊烟俯冲滑翔。后来，鹞鹰站在王家大树上，发出干涩苍凉的一阵阵叫声。

二太太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愣怔了一瞬，得到某种不祥启示般哭得更凶了。这次她没有嚎啕大哭，只是那么悄悄地流泪。二太太的眼泪流得很快很急。

“还不打死它，死人呐！”二太太吼得气急败坏。十回慌忙扯开弹弓。鹞鹰飘下一缕羽毛张皇飞向了远处。一片阴影连同那片飘坠的羽毛落在了王家。

一整天，大太太混沌的目光中就有了许多内容。

早饭，照例端到了大太太房里。二太太过门后，大太太就未沾过饭厅的桌边。从那时起，六回就一日三餐陪着母亲。

二太太没出来吃饭。老爷子也索然无味吃得很勉强。老爷子草草吃几口，就放下了筷子。听见清嗓子的几声咳嗽，六回匆忙扒拉几口饭，取了算盘笔砚钱袋子，随了老爷子去前厅。钱袋坠在指头间，光洋们互不相让地碰撞起来，好听的金属声一路叮叮当当跟到前厅。

腊月二十八，王家大院最热闹的一天，也是佃农盼望已久的日子。这一天，结算工钱，雇工们一律放假，东家摆席设宴。

这规矩,是老爷子的爹留下的。那时,剽悍的老爷子爹只身逃到这个偏远的荒山中。站在荒草凄凄的坡地上,这个反清起义失败的将领两眼湿润了。朝廷的追兵以为所有的反清将领全斩杀尽了。却不知他们最后砍下脑壳的不是将领,只是冒充将领的一个侍卫。将领明白,自己的命是许多个旧部下用性命换来的。这个死无全尸的侍卫只是他们其中的一个。将领对自己说,今生今世,决不会忘记这些好弟兄。后来,他置下家业也立下了仁慈待人的规矩。他待雇工情同手足,每年腊月二十八雇工放假款待一天。

老爷子掌管家业后,也沿袭了爹的规矩。这天,吃喝完毕,雇工腰里揣进叮当响的工钱,还能额外扛家去一块猪肉,外加草鸡、山兔……

六回细长的指头在枣红木的算盘中上上下下的拨动,牛眼似的算盘珠随了指头匆匆地转来转去,转出一阵劈啪啪的声音。

六回用两个指头数光洋,他把光洋“叮叮当当”十个一叠地摞在一起,光洋就散发出扣人心弦的美妙音乐声,雇工们的目光就在光洋上扫来扫去。雇工们不急,似乎有意延长那份喜悦,有时等待也是种享受。十回扎在人堆里凑热闹,十回逛得却不开心。光洋让一屋子的人喜上眉梢,十回的喜悦却不在光洋上。十回心中,比光洋更美妙的是没娶进门的媳妇——吟子。

二太太披头散发躺在炕上,额头勒上毛巾的二太太极像受了伤的母兽。本来,她想一直那么躺下去,直躺到老爷子来哄劝为止。可是,腊月二十八,这个日子不比往常。

这一天要把整半整半的猪肉洗净剔骨切成肉方,野鸡拔毛开膛剔除内脏,熊掌犴鼻子野猪头用火燎净了毛,刀子刮净焦糊